

最痛的

殇

■成丽(咸安)

那晚,微信群的同学晒出一张照片:一口吊锅下燃着柴火,红红的火苗舔着锅底,烟雾缭绕中老人爬满笑意的脸在昏暗的土墙角半明半晦。那一刻,我的心如电击击中,思维顷刻短路,泪,汹涌而出。

这场景,是留在我记忆深处有母亲的春节。

从幼年到童年,从少年到中年,这画面,随着岁月的流逝一点点往心脏的纵深处雕刻。

离心脏最近的地方,便是思念最痛的地方。

一个人的时候,心带着思念的翅膀飞翔。母亲在哪里,心便在哪里停留。

十岁时,春节是木盆底里的钢镚儿。

故乡的老家从先祖起,遗有陈年习俗,大年三天不得扫地,不得往外泼水。年初一,母亲必在天井边放上木盆木桶,盆桶里放壹分贰分伍分的钢镚儿,一家人洗涮过的水,倒入盆中,美名曰:聚宝盆。喻示着一年的财富积累、增加、不外流。每当家人往盆里倒水时,我便守在一旁,盯着盆底的硬币,看它们在水流的冲击下浮浮沉沉,眼里已伸出无数小手,在盆里捞开了。等到初三吃过午饭,送了年,迫不及待地请示母亲,去倒水。我卷起衣袖,两手握着大木盆一侧的耳,卯着劲,小心翼翼掀起盆,水泄而出。捧着那几分硬币,涨红着脸奔向火炉边忙活的母亲邀功。妈妈腾出手,怜爱地摸着我的发髻:崽吔,又长大了!

二十岁时,春节是家乡火塘里的一团焰火。

成年后,我外出工作。每逢春节来临,一封家书早早寄去了无尽的牵挂。不识字的母亲举着我的书信,让父亲一个字一个字地念。村头的路,弯弯曲曲,在母亲的守望里,渐渐瘦成一根线。带着满身风尘,扑进家乡的土地,久别重逢的喜悦便涌上眉梢。一脚跨进家门,火塘的罗罐里咕噜咕噜在开花,或粉条猪脚,或芝麻猪肺,或猪肚墨鱼,或糯米猪肠。父母躬耕的农作物与一瓢一汤饲养大的土猪肉有机结合,经干柴烈火的提炼,浓香便悄无声息地溢出木窗,飘出瓦楞。母亲忙不迭地添柴加火。熊熊火光映着老屋的青砖,映着楼板下数得眼睛发花的大小熏腊肉,映着父亲寂寞烟斗里释怀的笑容,映着一家人喜气洋洋的脸,母亲脸上的皱纹里开出一朵朵小梅花。红火焰红脸膛,红红火火热闹的年。有母亲精心的打捞,年,过得有滋有味。一团火,一罐汤,母亲紧拽亲情这根线,将游子从四面八方牵回家。母亲把爱,把乡情,把希望交付炉火,通过罗锅这种千锤百炼过的铁质容器,将乡愁炖得稠,儿女每一次离开故土时,便记住了乡音,记住了乡愁。

岁月无情催人老,蓦然回首亲不在。无数次夜里梦见双亲,惊喜地扑向前,醒来音容不在,心亦空茫,默默无语泪两行。乡音经一次次无眠的敲打,已渐行渐远。家乡的味道、春节的味道,在没有母亲的日子,缺少了暖意。

如今的春节,是一幅木刻版画。

没有考究的镶边,无需精美的装饰,以青灰老墙为底色,一块方正简约的木板刻上一火塘、一罗罐、一团燃烧着的焰火。母亲布衣缩髻弓身添柴,灰褐的老猫懒洋洋地蜷依在母亲脚旁。父亲静坐一角,手执书本,古铜色的脸上神情专注。罗罐里冒出的腾腾热气与柴火散发出的人间烟火气息融合一起,在老屋的楼板与砖缝间游走。画面质朴无华,人物翔实,远景疏简,线条明而刀锋锐。父母的模样从画中进驻心中,影子时而清晰时而模糊,最后定格成永恒的记忆。

春节,成了我乡愁中最痛的殇。

走在乡间小路上,有时会想起一位剃头匠。他的名头响遍七里八村,孩子们亲切地叫他“白爷爷”,大人们则喊他“白爹”。

在我的记忆深处,他发须疏而花白,眼睛小却有神,总是头戴草帽,肩搭毛巾,腰挎一个一尺来长的小木匣。隔三差五的,如火烈日下,瓢泼大雨中,泥泞小路上,茫茫雪地里……都见得到他赶路的干瘦身影。

刚落座,他就忙活起来。打开小木匣,掏出白帆布做成的荡刀布挂上椅背;为客人系好蓝卡叽布围裙,将剃刀贴在荡刀布上“霍霍”几下,剃刀便闪着太阳般的光芒。“白爷爷”的活很细。他既能模仿画报上的发型,又能根据不同的头型而定发型。听大人说,他爱人就是因看中他的发艺而决定嫁给他的。理发前,边和你聊天,边扶着你的脑袋端详一番,才慢吞吞地剪。一动剪,他突然安静下来,屏住呼吸,拧紧眉毛,像开始创作一件艺术品。发推子咯吱咯吱,如蚕嚼桑叶。柳叶剪咔嚓咔嚓,如鱼戏浅水。剃刀呜呜咽咽,如寒鸟唤春。他时而探头,时而侧目,时而微叹,时而含笑。梳剪所到之处,发屑纷飞、飘落……不出一刻钟,发理好,须剃好,面刮好,甚至连耳朵都掏净。他便为你褪去围裙,让你细细照镜子,直到满意而起。

走乡门的

剃头匠

■姜以钢(温泉)

白爷爷不仅会理男发、女发,还擅剃孩子头。锅盖、三毛、撮毛、吊辮……各种孩子发型,他都理得像模像样。哪家孩子满周岁,都会毕恭毕敬地上门请他为孩子理光头。他不知有啥魔法,再哭闹的孩子只要见到他,就温驯起来。他一边摸着孩子毛茸茸的头,一边唱着周岁贺词。唱词时高时低,剃刀时急时缓。不觉间,光头剃好,白白的,圆圆的。最后,少不了用一个染红壳的鸡蛋将新理的头皮滚过一遍,像春耕耕耘沃野。至此,仪式才告结束。

至今清晰地记得,我小时候最喜欢白爷爷理头的感觉,洗头的热水兑得不冷不热,如春天般。手轻摸着我的头,麻麻的,酥酥的。理完发,他还帮我掏耳朵,动作很轻、很浅。特别是他那个小木匣,既装满他的生活,又勾起我的好奇。里面的梳、篦、推、剪、刀排列齐整,围裙整洁叠放。他还常常从匣子的夹层摸出几颗糖,飞快地塞进我的裤兜(要是母亲知道,肯定吃不成)。

在那个乡下没有理发店的日子里,是他,走村串户,梳理着村民的生活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将深深浅浅的脚印留在弯弯山路上,将零零星星的日子撒进散落的村庄。

“白爷爷”已去世好几年,他的后人中没有一个人学理发。想想,心不禁酸了起来。



凝望星夜,静静的微风拂过,我却抚不平内心的痛苦,因那接连的失败,早已将我的心轰击得凹凸不平……我痛苦着,为何失败是如此的令人不幸?

于是,我翻开书,去追寻先人的足迹……是同样的夜空,同样的微风,可为何衣袖随清风飘扬的你却显得那么飘逸?那该是乌台诗案后的你吧?那该是汝州丧子后的你吧?可失败的刻刀为何没在你身上留下丝毫痛苦的痕迹?你眸中没有如我这般闪烁着懊丧、痛苦,乃至不幸,只有那独属于苏东坡的恣谑。于是,沙湖暴雨淋身时,你未觉狼狈,反而有了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恣意与豪迈;被无赖击倒于地后,你笑着跳着起身离去,有了“自喜渐不为人知”的自在与惬意;贬谪海南后,你专研东坡肉秘诀,有了嘴角不时扬起的微笑……我念叨着东坡的那首《定风波》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豁然发觉,尽管失败让他失去了太多,可失败也仿若一束荡涤心灵的光,给了他一颗宁静的心,给了他享受人生真乐的机遇。对于东坡来说,失败亦不失为一种幸福。

内心的崎岖早已抚平不少,可我还是有所不解,有所郁郁。于是我收回仰望星空的目光,接着追寻先人之足迹。

我看见,在滑铁卢泥泞的土地上,自远处而来的夺命的炮弹在你的身边轰鸣爆炸,法兰西近卫军的鹰旗也已黯然倒下,你败了,败得一无所有,你的荣耀之光、皇帝之名,是役之后,彻底湮灭……可为何被流

失败了的

幸福

■华知威(通山)

放的你,没有一丝痛苦的泪?为何你习惯了玉盘珍馐的口,在品尝粗茶淡饭时,没有一丝不悦,反而怡然自得?为何你习惯了锦衣华服的身躯,穿上失败的囚衣时,没有一丝不适,反而倍觉舒畅?仿若这一切,竟是真正的快乐?

没错,“失败反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了,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还要更高大些。”失败了的波拿巴,走下了神坛,却也走出了列强纷争,走出了血腥厮杀。失败让他的生活重回宁静,也让他心如止水,面对圣赫勒马岛的囚禁,拿破仑懂得了以宁静平和处之,他知道这奈何不了他享受人生的真乐。法兰西帝国的皇帝拿破仑是快乐的,圣赫勒马岛上的囚犯波拿巴也是快乐的。谁又能说,对于拿破仑,失败不是一种幸福呢?

合上书,郁结与忧苦早已无影无踪,世人以失败为最苦之事,孰料失败也是一种幸福。

是失败,让李白饱受官场失意之后,阔达地吟出了“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。”的幸福。是失败,让辛弃疾饱受他人排挤之后,反倒拥有了“而今何事最相宜?宜醉宜游宜睡。”的幸福。是失败,让凯撒大帝败于死神之手后,却能领悟“伟大如我凯撒者,死后也是两手空空”的幸福。

世人皆道失败是苦难不幸之源,其实,失败,也是一种幸福。宠辱不惊,坐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笑望天边云卷云舒。失败,这也是一种幸福。

温暖

一个冬

■聂松彬(赤壁)

爱人前段时间一直喊腰疼,整宿整宿睡不安稳。经蒲纺医院磁共振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,办好住院手续,扶着爱人走进病房。同住着一位老太太,刚进门就听到她呼天唤地的叫喊声,问过她女儿才知道老太太肚子里长了一个差不多二十斤的瘤子,现在正痛得厉害,准备打几天消炎针再做手术。

夜幕降临,老太太的女儿躺在中间的床上,侧身凝视轻声呻吟的母亲;我和爱人挤在狭窄的床上盯着闪动的电视机画面,迷糊中渐渐睡意酣然。也不知什么时候,那边床上传来老太太大声的叫喊,我和爱人都被惊醒。老太太的女儿连忙下床,近身靠在母亲的床头,双手搂着母亲的头,“娘啊,你怎么又喊呢,你还让不让你女儿睡觉啊!”女人的声音有些嘶哑。

“我痛啊。”模模糊糊中我终于听懂了老太太的语音。“到底哪儿痛?来,给一点你女儿!”女人一边说,一边双手伸进被子不停地捞母亲的身子,和娘嬉笑着说:“看你还不叫,看你还不叫!再叫我就把你放到地上。”房间里响起拉风箱一般的声音,那是老太太喉咙里有一口痰在模糊着嗓子,嘘嘘中她好像在责怪女儿,竟然还呜呜地哭起来。女儿连忙脸挨着母亲的脸笑着说:“我哪舍得把你推下去呢,你是我娘啊!”说完用手不停地在被子里挑逗,女人的这招很灵,老太太一会儿就没有哭了。灯关了,夜也安静下来,女人又重新上床躺着,时而摆弄着手机。我趁机和她聊起来,女人的娘家是赤壁市赵李桥镇,父亲去世了十几年,是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兄妹三人拉扯大。六年前老太太感觉肚子里有个瘤子,只是不怎么痛,她怕连累孩子就一直忍着,这次是瘤子长大了,痛得实在是受不了,住在城里的孩子们知道了才强迫她住进医院。打了几天的消炎针,本来准备做手术的,但医生说老太太都71岁了,由于肺部受到感染,所以只能等候时机。我正想安慰几句,老太太又大声叫喊起来,女人连忙翻身下床,弯腰蹲在母亲的正面,“我个娘啊,你是不是要我挨着你啊。”女人将头贴着母亲的脸哄着母亲说,“娘是要我亲你吗?来啊,看我怎么咬你。”女人笑着不断地用嘴拱着母亲的脸,痒得母亲笑出声来,哇的一声,一口痰吐了出来。女人迅速用纸巾接住母亲咳出来的痰,腾出一只手抚摸着母亲的额头说:“我娘乖,快点睡吧。”说来也奇怪,在女儿一声声“我娘乖、我娘乖”的呵护中老太太竟发出轻微的鼾声。

老太太的女儿渐渐睡着了,我依然没有一丝睡意,刚才的一幕使我油然想到了我的母亲,从我懂事开始,每个冬天的夜晚我都期待早点睡觉,早点依偎在妈妈的怀里。在母亲温暖的怀里,那双宽大的手掌不停地挠我痒痒,痒得我像一只小兔子在被子里蹿上蹿下,厚重的被子成了拱桥,总是掖不住我的笑声,渐渐地疯累了,我才如小牛犊一般双手抓住母亲的乳房入梦乡。然而,当母亲老去了,老得步履蹒跚了,那双沧桑的眼也在期盼儿女们的呵护和疼爱,就像她从前呵护和疼爱我们一样,哪怕是我们替换一下身份,把她当孩子去哄一哄,让她像儿时的我们一样撒撒娇,她也能尽享天伦。

老太太的女儿虽然只是几个小小的举动,可她却却在角色的转换中将亲情调和得更加浓郁,她不仅温暖了母亲,用天伦之乐淡化了母亲的病痛,还用爱点燃了那个冬天,温暖了另一张病床上的我和妻子。如果我的母亲不是英年早逝,正好和这位老太太仿佛年纪,也许我也会和这个女人一样去哄爱我的亲娘。